出兵西梁山

“我的团长我的团”吹响渡江 战役集结号

60年前 徐士善是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30军90师270团二营营长，他跟着他的团长朱慕萍出兵西梁山。西梁山战役打响了“渡江战役第一枪”，战斗中，1500多战士战死沙场，包括37岁的团长朱慕萍……

□快报记者 刘向红 常毅

“快躲！”“嘭！”“团长！团长！你快醒醒……”

“冲啊——，冲啊——”3月13日上午，在87岁的老将军徐士善家中，时空仿佛倒流到60年前的和县西梁山战役。老将军说着说着，突然从沙发上站起身，双手呈端枪状，喊着向前跑了起来……

从游击队到野战军

“渡江战役打响前的5个月里，我的身份一连发生了4次变化，这在以前从没有过；但就在这快速的转变过程中，我们突现了从游击队到地方武装直至成为30军90师270团正规军，同时也成就了我的团悲壮而辉煌的渡江履历。

1948年11月，我从钱集区委书记调任沭阳县独立团参谋长剛两个月，突然接到上级命令，我的独立团与灌云县独立团改编，组建苏北军区第6军分区第4团。改编后，原先的沭阳独立团成为4团二营，我随之成了二营营长。

这个时候，我认识了我的团长朱慕萍，一个身材高大、声音洪亮的英俊汉子。从沭阳到灌云前，我就听过很多有关他的神奇故事，有的说他是个知识分子，有的说他是个孤胆英雄，有的说他文武双全。

朱慕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奇人？

没等我慢慢感知和了解，连云港云台山大战便打响，4团从灌云被抽调过去，这是4团组建后的第一场战斗。根据军分区的部署，4团二营负责云台山大战的主攻。可能考虑到我以前没有带兵打过大仗，朱慕萍主动请缨，亲自带二营出战，而让我留在团部。

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临开战时，二营一些士兵突然闹起了情绪。我火速赶到前线，一问才知道这些沭阳子弟更希望是我带队进攻。他们从游击队时期就跟着我了。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朱慕萍有些尴尬，经过紧急磋商，最后让我和朱慕萍共同指挥，战士们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。

进攻从南城开始，二营这些游击队出身的农民子弟端着土铳、炸筒子，哇哇叫着就往前冲去。攻击不久就冲到云台山前的一片开阔地，这里没有可供掩护的屏障。敌军守在云台山上的工事里，居高临下射击。呼呼的子弹打得战士们抬不起头，炮弹不断在密集的攻击队形中爆炸，一发炮弹就掀翻几个人。

“这样不行！”我急了，召集连长、排长重新作了部署。

调整后的队形不再像起初那样密集，而是改成了三三制队形，战士们分成三人一小组，各小组之间拉开距离，躲避着不断从空中落下的炮弹，向山下快速迂回。部队终于冲到山脚下，这里是敌军炮火的死角。按照原计划，战士们将在这里稍作休息，聚拢队伍，再进行下一波攻击。

但此时，“咚、咚”的爆炸声忽然从头顶传来，炸飞的碎石、土屑夹杂着杂草，从山上滑下，砸得战士们一头一脸。这是军分区的山炮对山上的敌人开炮了。战士们的劲头一下冲上来，“冲啊——”不知道是哪个战士不待下令，带头端着枪就往山上冲。“嘣嘣哒、嘣嘣哒——”军号也吹响了。“杀——”二营全营喊着冲上山去。几百号嗷嗷叫的战士压到山腰上，敌人扛不住了，开始转身逃跑。二营一口气冲到山顶，又乘胜追击，将溃敌压到一个山沟里。十几分钟后，一名敌军打起了白旗，他们终于投降了。

二营官兵一直打到连云港海边。这些沭阳的战士哪见过海啊！他们在海滩上跳啊叫啊，捡起石头往海里砸。连云港的老百姓给部队送来犒劳品，战士们平生第一次见到像小木船那样大的鱼。这条鱼一个连队一顿都没能吃完。

此战，第六军分区共歼敌3000多人，成队的俘虏被押往徐州。二营官兵看到缴获的堆得小山一样的三八式步枪，都扔了自己手里的破土枪，上去抢好枪。那些俘虏还不服气，看我们抢枪的样子，很看不起，说怎么就输给这帮乡巴佬了。

云台山大捷后，二营回到灌云4团驻地。一个月后，4团改称特务团。1949年2月3日宿迁县独立团上升一个营补充特务团，使其建制完整。1949年春节后，特务团改编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30军最后一个建制团，即第90师270团，下辖3个营，原先的灌云县独立团、沭阳独立团、宿迁独立团分别成为一、二、三营。朱慕萍继续担任团长，而我身份再次变化，由二营营长改任二营教导员。

制图 俞晓翔

移师沭阳柴米河休整

“改编为野战军后，我的270团离开灌云，移驻沭阳柴米河岸平墩进行休整。这难得的一次短暂休整，让我对我的团长朱慕萍有了进一步了解。

改编为270团的第二天，部队就离开灌云县，移驻沭阳柴米河岸平墩进行休整，并正式编为30军主力团。由于270团兵力不足，上级又从东海、新沂等地方武装中，抽调了一些人员过来补充。同时，正式确定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任务。“打过长江去，活捉蒋介石”的口号声经常响彻部队，随风飘向四野。

直到此时，我才明白5个月变动4次的背后意义，原来上级领导早有筹划，为防止我们游击队一步变成野战军不适应，从而分成多步走。

变为野战军后，团长朱慕萍越加忙碌，常常外出开会和组织士兵训练。虽然同在一个团，我与朱慕萍见面并不多，相互了解也少。云台山大战中，他留我的印象是胆子大，勇猛无比，不怕牺牲。当时，一些战士偷偷在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二愣子”。部队休整期间，随着彼此接触机会增多，我知道了我的团长很多经历，也使我对他充满了崇高敬意。

朱慕萍早在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，当时才20岁，还是响水口中学的一名青年学生。因为一名地下党员被捕后供出了名单，朱慕萍不得不远避上海。在上海，他担任街道团支部书记，以做小买卖为名，在失业工人中宣传革命。1934年元月中旬，朱慕萍被捕。但敌人并不知道其真实身份，几番拷打后一无所获，只好按嫌疑犯判刑一年零三个月。出狱后，朱慕萍的姐夫将他带回了涟水老家。

朱慕萍的军事斗争生涯就是在涟水开始的。“我们没有地主封建势力大，他们有枪，我们没有枪不行，有坏人就要用枪打。”朱慕萍开始团结本村青年，把全村防匪的土钢枪集中起来，组成了第一支地方武装。1936年，他还借国民党招收教官训练壮丁的机会，到百禄冈当了几个月的教官，学习军事。1939年，涟水被日军占领，朱慕萍正式拉起队伍，成立了游击队，这支游击队后来成为270团的三个老底子之一。

抗日战争时，他担任涟水麻垛区区长兼大队长，负责军事。朱慕萍常在夜间活动，夜里来夜里去，只带一两个警卫员。他常常习惯于穿深灰色长袍，用腰带将腰勒起来，枪向衣里一插就走了。遇到敌人、奸细、特务，朱慕萍毫不手软，就地枪毙。

当时，最令涟水百姓痛恨的，是伪自卫队长邵小喜。朱慕萍等人决定拿这个汉奸开刀，杀一儆百。1939年春末，邵小喜出现在涟水街头，边走边看，还随手去抓街边摊上的东西。当他离开城门口的哨兵70多米时，朱慕萍悄悄出现在他身后，“砰砰”两声枪响，邵小喜当场毙命。

朱慕萍早在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，当时才20岁，还是响水口中学的一名青年学生。因为一名地下党员被捕后供出了名单，朱慕萍不得不远避上海。在上海，他担任街道团支部书记，以做小买卖为名，在失业工人中宣传革命。1934年元月中旬，朱慕萍被捕。但敌人并不知道其真实身份，几番拷打后一无所获，只好按嫌疑犯判刑一年零三个月。出狱后，朱慕萍的姐夫将他带回了涟水老家。

朱慕萍的军事斗争生涯就是在涟水开始的。“我们没有地主封建势力大，他们有枪，我们没有枪不行，有坏人就要用枪打。”朱慕萍开始团结本村青年，把全村防匪的土钢枪集中起来，组成了第一支地方武装。1936年，他还借国民党招收教官训练壮丁的机会，到百禄冈当了几个月的教官，学习军事。1939年，涟水被日军占领，朱慕萍正式拉起队伍，成立了游击队，这支游击队后来成为270团的三个老底子之一。

虽然做过地下工作，领导游击队打过一些仗，还曾深入虎穴锄奸，但朱慕萍还是觉得，自己没打过大仗。一有大小战斗，他都向上级请缨，带队出战，在战场上，他从不坐镇指挥，而是身先士卒，冲锋在枪林弹雨中。

部队休整结束前，朱慕萍抽空去淮阴，看望在军分区的一些老战友。与每个战友话别时，他都以欢快的神情给战友们留下“江南再见”一句话，谁也没料到，这竟然成了和战友们的诀别之言。

出兵西梁山

“1949年3月下旬，我的团接到命令，向安徽和县西梁山出发，准备横渡长江。辉情激动之余，一些士兵流露出怯意。我的团全是苏北兵，以前从没见过长江，在他们脑海中，“长江是个天堑，燕子过去也要飞三天”，何况我们这些不会游泳的北方兵？但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，我的团还没有过江，就遭遇了恶仗。

急行军200多公里，3月底，270团抵达西梁山北边的白渡桥，就地待命。

此处离长江只有几公里，一些士兵闲时跑到江边，一看到宽阔的江面、湍急的水流，加上此前听到的“长江无风三尺浪，有风一丈八”等传言，心里发起慌来，一股恐惧的情绪悄悄在团内蔓延开来。

“江还没渡，就怕成这样，怎么打仗？”我负责思想政治工作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和朱慕萍团长商量后，找来了长期生活在江边的一些老船夫，请他们给战士们现身说“江”；同时屡过长江侦察的侦察队员也赶来给战士们讲如何征服长江。

战士们顾虑渐消，一场大战也随之而来。4月7日，270团接到命令，作为师的总预备队准备攻打西梁山。

西梁山位于长江西岸，与隔江相望的当涂县东梁山合称为“天门山”，浩浩长江在这里劈山而过，留下断崖悬壁，高耸入云，水流从西向东，至此却折成南北向，形成了西梁山三面临江，只有西北角与陆地相连，崖下江水涛涛，崖上峭壁如削，地势险要，李白曾有“天门中断楚江开”的诗句传世。这里自古皆兵家必争重地，主峰前为大团山，山下是一片开阔地，可以鸟瞰江北几十公里的地段，那是敌人设在长江北岸7个桥头堡中重要的一个，其设防目的是为了监视解放军渡江行动，并控制长江北岸的内河出口，加上西梁山又是国民党海军在芜湖以下长江航道中的主要屏障，一旦失去，海军便无法在长江游弋。并且，这段江面也是千里江防中较窄的一段，江中还有三个沙洲，可以作为渡江的跳板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国民党格外重视西梁山防务。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泰和守军66军军长亲登西梁山，部署陆海空火力，下令死保西梁山。西梁山前满布地雷和铁丝网，构筑了许多碉堡，山底挖有深沟陡壁，插上有毒的竹签，栽设树篱。山上则修筑三道壕沟，筑有坚固工事及机枪阵地。江心的陈桥洲有一个炮群，东梁山上还有一个炮兵阵地。雄鹰、美援、安东和营口号等军舰在长江游弋，配合作战。此外还有数架飞机随时支援。守卫东西梁山的为敌66军13师3个团，其中守卫西梁山的为敌38团加强营，指挥所设在西梁山临江悬崖中间的一个山洞里。

这一态势意味着西梁山是敌方势在必守而我方又势在必争的重地，一场争夺的恶战在所难免。

4月7日上午，30军90师党委研究了进攻西梁山的战斗部署，决定由269团担任主攻，268团担任佯攻。是日黄昏，各团从驻地出发，进入阵地。上弦月早已隐去，夜幕沉沉。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，战斗打响，顿时枪炮声隆隆，火光把阵地照得如同白昼。

由于敌人占据有力地形，而且海陆空同时开火，两天激战，我军269团伤亡惨重，仅剩下预备队两个连。师部决定调270团三营接替任务。这正合团长朱慕萍的心意。部队到西梁山待命后，他抱着电话成天地打，不停地向师部、军部联系汇报，请求给270团锻炼和考验的机会。当他一接到电话，立即和政委、参谋长赶到师部，接受师长命令“24小时内拿下西梁山主阵地”。

炮弹落在团长面前

“西梁山战役打响后，我的团长不幸捐牲了，年仅37岁。其实，他本可以不去战场指挥，他是向领导“吵”要着去的，这一去，把捐牲留给了自己，平安给了别人。西梁山战役，30军1500多名官兵阵亡，其中，我的团有100多人。

从师部回来后，270团迅速制定了作战方案，三营为主攻营，由团参谋长孙万景带队，一营从左侧担任佯攻，二营作为团预备队。

4月10日晚，夜空如罩，四野一片漆黑。参谋长孙万景率主攻营向西梁山急速奔去。快到山脚时，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一会儿衣服就湿透，但大家没有一个停下，每一个人神经都绷得紧紧的，目视着脚下，一个挨着一个沿着前边的脚印走，以防敌人的地雷。

而此时，朱慕萍不安地在团部徘徊着思考着。如果晚上不强占小山头，24小时怎么完成任务？如果拿不下西梁山，将事关重大。强烈的责任心，促使他无法安心呆在团指挥部，他要亲临阵地指挥战斗，他要跟战士们一起打。朱慕萍拿起话筒向师部请示，师部没有同意，又拿起话筒再次请示，师领导终于被他的诚意打动。放下电话，他迅即带上警卫员直奔前线。当主攻营刚进入阵地时，他也正好赶到。团长的突然到来，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表示“坚决完成任务，坚决拿下西梁山”。

火力接上，主攻营很快拿下小山头，但向大山头进攻时，遭到了顽强抵抗，伤亡严重。部队重新组织期间，敌人用两个营的兵力开始反扑，主峰上几百名敌军蜂拥着冲向我军占领不久的阵地。西梁山与陈桥洲的炮火更密集地向山头倾泻，长江里四艘敌舰又发动了炮击，10余架次的敌机还轮番地向我阵地狂轰滥炸，把铁与火倾泻在这块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阵地上。瞬间，大团山石裂山崩，弹片、石块、泥土溅起了几丈高的浊浪，硝烟遮天蔽地，笼罩着整个天空，三营将士前仆后继，与冲上来的敌人作殊死的拼夺，一个战士倒下了，另一个战士马上跟上，机枪射手倒下，副射手立即端起机枪。战士们对伤痛生死全然不顾，竭尽全力，与敌人厮杀。就这样硬把敌人压制下去。

4月11日晚10点，是90师准备总攻西梁山主峰的时间。除了270团外，军部炮兵营和一个山炮营，一共20门大炮也进入了阵地。

当天下午4点左右，朱慕萍来到小陀山阵地战壕内。警卫员提醒他：“团长，离总攻还有几个小时，你先休息下。”朱慕萍说行，就在战壕里休息吧。“这不行，还是到地堡里比较安全。”警卫员劝道。就在这时，敌人开始炮击了。

“嘭！”敌人的一发炮弹飞过来。通讯班长当场被炸飞，随后又有几名战士被炸倒。

眼睁睁看着许多战士牺牲，朱慕萍皱了皱他那双剑眉，伸手向参谋长要了支烟，其实他平时并不抽烟，只是当有什么东西冲进他的脑海时，他才会要支烟放在鼻翼下反复玩味。

朱慕萍在战壕里急速地来回踱着步，思考着下一步策略。这时，又一发炮弹飞来，正好落在朱慕萍面前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朱慕萍慢慢倒下。

警卫员王士超也被震昏过去。当他醒来时，发现团长已停止呼吸。团长的左肋骨皮外都是小眼子，无情的炮弹壳穿过他的左肋骨，直插入他的内脏。朱慕萍静静地躺着，睁圆了双眼，像是在怒视着，等待总攻的时刻到来。

朱慕萍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年仅37岁。他走了，带着一身征尘，带着深深的疲倦走了。警卫员王士超抑制不住内心伤悲，抱着团长的身体放声大哭。

为了不影响战士们的战斗情绪，团长朱慕萍牺牲的消息没有公布，他的遗体由警卫员和侦察员悄悄背下山，送到白渡桥司庄的一个无人居住的草房里。

当晚，90师并没有向西梁山发起总攻。中央突然下达紧急命令，国共双方达成临时协议，停战8天进行和谈。270团再次撤回到白渡桥驻地待命。4月12日，国共和谈第一天，30军为团长朱慕萍举行了简单的葬礼。

> 渡江战役，没有任何一部大片能够重演的恢弘，注定是每一个亲历者履历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60年前，百万大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长江上突击渡江。长江滚滚的波涛，足以激荡他们一辈子，也激荡着每一个聆听者。

牵制敌舰掩护大军过长江

“经过8天的休整，4月20日晚，我的团被部署到长江边，牵制敌舰。那晚，战斗打得十分激烈，敌我枪炮子弹在漆黑的江面上形成了两道火网，十分炫目而好看。这是我从戎以来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弹火，至今难忘。

临时的停战，让将士们的体力和精神得到很好的调整与恢复。正当大家准备决一死战西梁山时，4月20日，270团突然接到命令，晚上进驻长江边，牵制敌舰，掩护大军横渡长江。

当晚的战斗由二营主攻，我和团参谋长带队。我们连夜步行到江边，迅速挖好工事藏起来。那晚，天特别的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，工事里一片寂静，一个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到。战士们坐在工事里，抬头眼看北方，耳听南方，江水翻来翻去，感觉就在身边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随着隆隆的马达声和晃来晃去的强烈光束，一艘敌人军舰缓缓驶来。

近点，再近点。“打！”一声令下，顿时枪声大作。敌舰还没反应过来，雨点般的子弹已飞了过去，船甲板的敌军一个个前仰后伏地倒下，有的抱着头逃到甲板下。

回过神的敌军迅速组织反击，大炮、机枪向我方密集开火。由于敌舰在江面上，高于江堤壕沟许多，炮火、子弹全从我们头上飞过，我们则躲在壕沟里用轻机枪向上斜射。夜幕中，你来我往，敌我火力在江面上形成两道通红的火网——上层的是敌舰的，下层是我们的，十分炫目好看。壕沟里十分安全，由于没有伤亡，有的战士忙里偷闲欣赏起来。

正当激战正酣时，上级传来命令，“立即撤离，准备过江”。我带着二营顺着壕沟迅速回撤，而敌舰还不知怎么回事，依旧在我们的头上放着大炮。

抵达团部时，30军大部分部队已过长江，但见江对面是一片火海，到处是枪声、炮声、水声、杀声。战士们情绪高昂，立即登船，直扑江对岸；此时，天色渐亮，坐在船上，极目长江，是一片红色，一些将士默默地流下了眼泪。

再战上海一个连只剩一半

“过江后，我的团直扑上海，而我在中途被调到师部直属队，离开了270团。虽然人走了，但我的心依旧在270团。后来，听战友说，在上海战役，270团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但伤亡也十分惨重。

渡江十分顺利，没有遭到丝毫抵抗。根据部署，过江后，我们不能休息，要急行军60多公里到宣城。军令如山倒，上岸后，我们脚一落地，立即就往前跑。一路上，我们经常和国民党溃败的部队碰到一起，由于上面有要求，如果对方不动手，我们也不要动手。就这样，敌我双方很默契地向前跑着。

再越下越大，道路泥泞不堪，不时有战士滑倒。而最苦最累的是炮兵和炊事员，他们每个人都背着100多斤的炮筒或大锅，中途不时有人倒下，但再也没能爬起来。

就这样，我的团一口气跑到宣城，号兵一吹休息号，战士们都瘫倒在地，呼呼大睡。再看战士们的脚，一个个肿得老大，脚底全是水泡血泡，有的连袜子都脱不下来。过来察看情况的师部领导心疼得潸然泪下，立即命令炊事班烧水给战士们洗脚放水泡。

稍事休息后，我的团继续跑步前进，而方向是上海。可是还没有到上海，我就离开了270团，被调到师直属队。后来听说270团到上海后，在高桥遭遇了建团以来最惨烈的一次战斗，这一仗，270团打了整整七天七夜，有的连打得只剩下一半的人。最后冲锋时，270团遭遇了颇具戏剧性的一幕。敌军认为我军为了避免伤亡，不会从毫无遮拦的大马路上进攻，而会从马路两边的壕沟里进攻。于是在每个壕沟里布置了一挺重机枪，准备阻击我军。不料，二营副营长唐清生却带着攻击部队从马路上直冲过去，杀得敌军措手不及，两挺机枪没发挥作用。“马路上不是跑得快嘛！”大大咧咧的唐清生也没想到，他歪打正着，竟保存了270团。

上海战役结束后，我去参加改造国民党16兵团。后来，30军进行改编，大部分编入东海舰队，而我的270团则留守上海，驻守某机场。

渡江战役打响前的5个月，当年27岁的徐士善完成了四次身份转变，他所在的270团悲壮而辉煌的渡江履历即将书写

快报记者 唐伟超 摄

270团团长朱慕萍在西梁山战役中牺牲，年仅37岁

西梁山下滔滔江水，远处的东梁山若隐若现。

快报记者 唐伟超 摄